

京 剧

赵一曼

上海京剧院集体改编

丁国岑执笔



上海文艺出版社

前 記

这个剧本是在去年大躍進的鼓舞下根据張麟、舒揚合著的“趙一曼”傳記的故事梗概編寫而成的。7月1日在东北齐齐哈尔市首次演出，作为向党的生日的献礼。

趙一曼同志一生的事迹都是可歌可泣的，从她参加中國共產党起，到就义止，歷时十余年，一直为革命奔走，对敌人進行不屈不撓的斗争。她的一生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一、童年生活和学生时期；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三、从事革命武装斗争；四、被俘到就义。作为一个剧本來說，不可能把烈士的一生全包括在內，只能选择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段來表现：从烈士掩护抗日联军第三軍第四团突围被俘起，到英勇就义止，集中地描寫这位女英雄在日本警察廳和伪哈尔滨市立医院对敌斗争的事迹，歌頌她的共產主义的优秀品質。在組織剧本情節时，我們是忠实于趙一曼同志这一段經歷的，但为了更正确地体现这位革命家的偉大气質、以及敌人的殘暴、愚蠢和趙一曼周圍的進步力量，除了对原始素材有所取舍外，更丰富了一些情節和事件，像敌人利用董憲勛騙取趙一曼的口供，趙一曼說服董憲勛，以及后来趙一曼在獄中与韓勇义会見和刑場对敌斗争等情節，都是原始材料中所沒有的，我們認為在当时的具体环境中，这些事件是可能發生的。这样处理的目的是为了更能突出戲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效果。

既然是以京剧形式表现現代生活，首先在剧本創作上就

涉及繼承發揚遺產和藝術革新的問題。在分場布局上，沒有按照“走馬燈”式的分場方法，也沒有采取死板的分幕制，而是依據傳統的“聯索套鉤”的分場方法，並且要求每場都必須有充實的內容，力求場子集中，詞句精練，着力刻劃人物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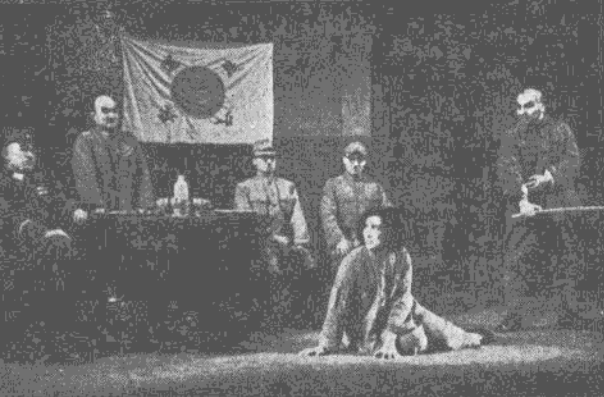
這個戲的樣式按老戲的習慣來講，是一出“文戲”，它沒有什麼曲折離奇的情節，主要是依靠語言來說明問題。京劇的語言包括唱詞和說白，在優秀傳統劇目中，唱與白是有機地聯繫着的，因此給人以一個藝術整體的感覺，京劇“趙一曼”在這方面是進行了一番努力的；但老戲的說白與歌唱的聯繫方法通常都用“叫板”，比如“苦哇！”“哎呀！”……等等，像這種方法用在趙一曼身上，似乎不太恰當，因而在京劇“趙一曼”劇本中一般不採用這種“叫板”方法，而是以動作或語氣來“叫板”。對唱詞的安排，開始寫作時考慮到現代戲中是否能夠發揮大段唱工。這問題在實踐中解決了。通過排練和演出說明了京劇唱腔的表現力是很強的，它完全能夠表現趙一曼的英雄性格和宏偉氣魄，因此在這個戲中安排了很多的大段唱工。在說白的寫法上，沒有採用韻白的格式，而是用了普通話，因為普通話不致與現代人物的生活習慣不協調，同時普通話能更有力地體現現代人物的思想感情，但在處理普通話的說白時，仍注重汲取了傳統說白中的富有節奏感和音樂性的特點。

這個劇本經過半年多的舞台實踐，特別在哈爾濱演出時，吸收了當年跟趙一曼同志工作過的地方的首長和同志們的意見；雖然經過了十余次的整理加工，一定還存在着很多的缺點，希望同志們多加指正！

丁國岑



趙一曼(中，童芷苓飾)在指揮作戰的一個場面。



趙一曼在哈爾濱日本
警察廳受審



日本警察廳長林寬重(左，
杜小林飾)怒責奸奴吳樹桂
(右，錢友忠飾)



偽巡官吳樹桂與王看守(右，孫正陽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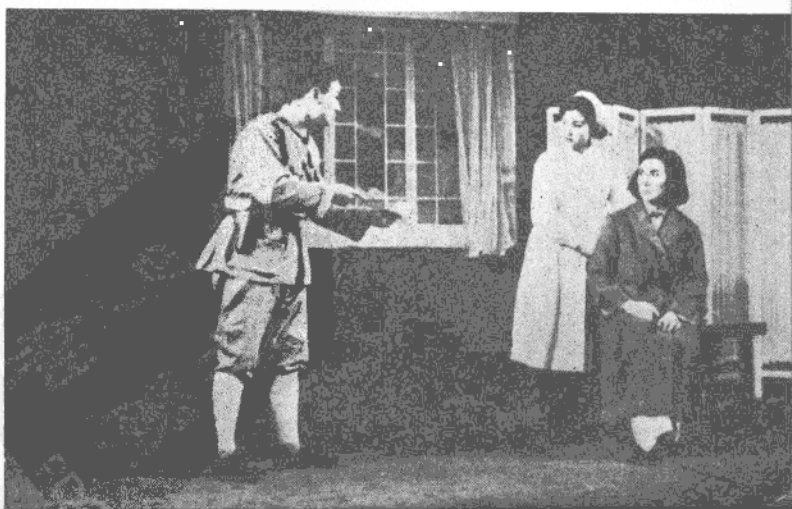


看守董宪勋(左，童祥苓饰)与护士韩勇义
(右，张兰云饰)

趙一曼与韓勇义幻想着美好的
将来



董宪勋以激动的心情向趙一曼傾
吐敌人的秘密





趙一曼與董憲勛、韓勇義
決策逃走。



趙一曼從容就義

永垂不朽的英雄形象



幕 前 頌

敬爱的英雄——

趙一曼

她永远活在人們的心上。

由于她爱真理、爱自由，

因此她光荣地参加了中國共產党。

十年來

为着民族的独立，

为着國土的解放，

她挺起了胸膛，

离开了家鄉！

打着党的紅旗，

从祖國的南方到祖國的北方，

从峨嵋山到長白山，

从揚子江到松花江。

我們親見英雄用鮮血換取了祖國的自由，

今天，

讓我們在这燦爛的樂園里

來為你欢呼！歌唱！



人 物 表

(出場先后为序)

战士們——抗日联軍战士。

趙一曼——女，三十一歲。抗日联軍第四团政治委員。

班 長——抗日联軍第四团某排某班班長。

日軍們——珠河“討伐大隊”的日軍。

西 村——珠河“討伐大隊”隊長。男，三十余歲。

米振文——男，三十余歲，珠河“討伐大隊”的特務。

二特務——米振文手下的特務。

增 田——伪哈尔濱日本警察廳司法科長。男，三十余歲。

千 叶——伪哈尔濱日本警察廳特務科長。男，二十余歲。

林寬重——伪哈尔濱日本警察廳廳長。男，五十余歲。

日軍們——伪哈尔濱日本警察廳的軍警。

吳樹桂——伪哈尔濱日本警察廳的巡官。男，四十余歲。

二打手——吳樹桂手下的打手。

女护士——伪哈尔濱市立医院的护士。

張医生——伪哈尔濱市立医院的主任医生。男，三十余歲。

韓勇义——女，十九歲。伪哈尔濱市立医院的护士。

董憲助——男，二十余歲。伪哈尔濱日本警察廳看守所的看守。

王看守——男，將近四十歲。伪哈尔濱日本警察廳看守所

的看守。

董老汉——男，五十多歲。董憲助的叔父。

老魏头——男，六十歲。赶大車的。

董大娘——女，五十歲。董憲助的孀母。

魏大順——男，二十余歲。老魏头的兒子。

日 特——阿城的漢奸。男，三十余歲。

日軍官——伪哈尔濱日本警察廳的日本軍官。男，三十余歲。

女看守——伪哈尔濱日本警察廳看守所的看守。四十歲。

群 众——珠河一帶的農民。

第一場

人 物：战士們、班長、趙一曼、日軍若干、米振文、西村。

地 点：山头陣地

〔幕啓：战火連天，炮声隆隆。〕

战士們：（內唱“粉蝶兒”）

血战山头，

〔战士們、班長上。〕

战士們：（接唱）赴國難，

血战山头。

齐努力，滅日寇。

〔趙一曼上。〕

战士們：（同唱）敵愾同仇！

趙一曼：同志們，敌人集中了优势的兵力，發动了冬季大攻势。如今我們被困山頂，处在最艰难的局面。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因此决定由我們掩护大隊突围！

班 長：政委您放心，掩护大隊突围，是党交給我們的光荣任务。

战士們：我們一定完成任务！

趙一曼：好。現在为了迷惑敌人，在这附近高地，遍点篝火；在这山头之上，密集火力。把敌人的目标都吸引到

我們这边來。同志們，執行任務。

戰士們：是。

〔戰士們分下。趙一曼與班長迅速作好火力準備，霎時火光四起，戰士們上。〕

戰士們：政委，篝火已燃點起。

〔忽然一道信號彈。〕

班長：政委，鬼子準備沖鋒了！

趙一曼：準備戰鬥！

戰士們：（同唱“石榴花”後半）

山頭上放起紅光，
山頭上放紅光，
管叫日寇難參詳，
瞻前顧後（也難）提防。
人人要奮勇爭強，
人人要奮勇爭強！
掩護大隊出羅網。
擺陣勢排山倒海戰山崗。

班長：敵人沖上來了！

趙一曼：準備手榴彈，堅決把敵人打下去。

戰士們：把敵人打下去。

〔槍炮齊鳴。戰士們與趙一曼一齊擲下手榴彈，機槍火力密集如雨。日軍若干、米振文、西村沖上。開打。戰士們先後犧牲，班長、趙一曼負傷倒地。〕

西村：拿活的！

〔日軍一擁而上。〕

米振文：不許動！

（幕下）

第二場

人物：米振文、二特務。

地點：珠河。

〔幕外。米振文上。〕

米振文：（念“數板”）

當密探！

在珠河我當密探，

密探的方法會的全。

我米振文從小受過訓練，

閃展騰挪又能鑽。

上月間我拿住了趙一曼，

我的上司又賞錢又誇讚，

大概還要把我來升官。

這個樂一來是我自己的本事大，

二來是大日本跟我投緣。

我是感恩非淺，

恩重如山！

想我米振文，上月拿住了趙一曼，受到上司的嘉獎。西村先生審問趙一曼，老是得不出口供來。關東軍總部來了命令，要把趙一曼提調到哈爾濱警察廳重審。我這回也要跟着西村長官到哈爾濱去一趟。想那哈爾濱警察廳長林寬重先生，可是個了不起的人物。趙一曼到了那兒，就是心再硬，也得招口供。這話可又說回來了，要是趙一曼招了口供，得到了

共軍的重要情報，這功勞也得有我一份。到那個時候，我是官運亨通，財源茂盛啊！噫，有點意思。

——來人哪！

〔二特務上。〕

二特務：隊長，您有什麼吩咐？

米振文：今天西村長官要親隨押解趙一曼，前往哈爾濱警察廳重審。趙一曼是日本帝國的要犯，押送途中必須嚴加戒備。倘有差池，誰也擔當不起！

二特務：隊長您放心，她跑不了。

米振文：辦好了有賞。

二特務：謝謝隊長！

米振文：出了毛病，要你們的腦袋！

二特務：是！隊長！

米振文：正是：

（念）林寬重審問趙一曼，

得出口供我升官。

〔同下。〕

第三場

人物：林寬重、增田、千葉、西村、米振文、二日軍、趙一曼、吳樹桂、二打手。

地點：偽哈爾濱日本警察廳。

〔幕啓：這是一個不大的審訊室。雖然這是日寇審訊抗日志士的地方，但布置的不像審訊室，看上去氣氛很和諧，却有些像個辦公室。〕

〔舞台后幕偏右的大門直通室外，舞台中偏左設辦公桌，偏右有茶几坐椅。

〔林寬重氣沖沖地上，增田、千葉隨上。

林寬重：請西村先生。

增田：西村先生請進。

二日軍：（內）西村先生請進。

〔西村、米振文上。

西村：“偶哈又果扎衣嗎思”（早安）。

眾人：“偶哈又果扎衣嗎思”（早安）。

米振文：林寬重廳長好，兩位先生好。

林寬重：這位——？

米振文：我叫米振文。

林寬重：哦，敢情是米先生。米先生密探有功，拿住了共軍官員趙一曼，你已得到帝國的信任。

米振文：（受寵若驚）是是。

林寬重：來，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是司法科長增田先生，這是特務科長千葉先生。

眾人：（互道寒暄）您好。

林寬重：現在咱們開始談談吧。大家請坐。

眾人：是。

〔眾依席而坐。

林寬重：請問西村先生，趙一曼何時被我軍俘獲？

西村：上月二十五日在西山嘴子俘獲。

林寬重：何時解往珠河？

西村：二十八日。

林寬重：一共審問了多少次？

西 村：二十一次。

林寬重：使用什么手段？

西 村：使用各种刑罰，嚴加拷問。

林寬重：有什么收穫沒有？

西 村：收穫？……全部的卷宗都在這兒。

林寬重：不錯，這兒有你們二十一次的審問記錄，可是我們所需要的材料，却一个字也沒有。

西 村：怎奈她死不肯招。

林寬重：因何不招？

米振文：她是共產黨啊。

林寬重：共產黨？哈……！她可是個女人！

西 村：女人？哼……！共產黨人就是不好對付。

林寬重：西村先生你別忘了，你是大日本帝國的軍曹！

西 村：這個……！

林寬重：我們要了解共軍的軍事行動，就指望這一張活口，如今被你們審得不死不活。請問，審不出口供，這個責任誰負？誰負？

西 村：沒有關係。林寬重先生你在審理案件方面，稱得起帝國的權威人士了。

增 田：林寬重廳長審問趙一曼，一定是旗開得勝。

米振文：馬到成功。

林寬重：不必客氣了，試試看吧。諸位請到後面。

眾 人：少陪。

林寬重：米先生請慢走一步。

米振文：是。

〔增田、千葉、西村下。〕